

文学点亮精神之光

(上接第1版)

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，在与自然和贫困的顽强抗争中，西海固人民形成了坚韧不拔、乐观向上的精神品质，这种精神品质不断推动着西海固的经济社会发展，让西海固摘掉了贫困的帽子，也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不竭的动力。

2004年出生的隆德县作家咸存福，刚出生6天时就发了一场高烧，神经系统受到损伤，留下脑瘫的后遗症。在长期的康复训练中，为吸引咸存福的注意力，不让他觉得训练枯燥，父亲咸顺利想尽办法，用讲故事的方式安慰他。父亲讲《西游记》，孙悟空和咸存福成了好兄弟，咸存福也可以上天入地、腾云驾雾；讲《三国演义》，黄巾军化身三只大灰狼，咸存福是他们的克星；讲《鲁滨逊漂流记》，一遍遍反复用手指着拼音读，通过这种方式让咸存福认字。咸存福上初中以后，咸顺利给儿子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，为鼓励儿子写作，父子俩开始比赛，父亲写一篇，儿子写一行，父亲写四五百字，儿子写一句话，后来咸顺利因为工作太忙，无暇再顾及题材，咸存福却一直坚持了下来。

每天上午，咸存福起床后先外出锻炼，然后回来写作。他喜欢看古代经典，《古文观止》《资治通鉴》《史记》《战国策》……他如饥似渴地读，从中汲取养分。他的写作也是从历史故事开始，后来拓展到武侠、悬疑、刑侦题材。虽然逻辑不够缜密，文笔也稍显稚嫩，但他从来没有停止写作，几年下来已经累计创作了90万字。咸存福的努力很快被更多人看到，他先后加入了隆德县作协、固原市作协，还积极参加各种活动。他越来越有自信，原本在陌生人面前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，现在面对记者的提问，已经可以侃侃而谈。为找到更多创作灵感，咸存福开始转换思路，他不再局限于书斋，而是走出家门，主动去交谈、去采访，去寻找身边值得书写的故事。有人甚至主动邀请他写自己的故事，咸存福的回答则是：“还有好多人在排队哩！”

2001年，杨彩虹迁居到红寺堡，作为“最年轻一代拓荒者”在此扎根。如今她已是5个孩子的母亲，对生活却依然有一份精神上的追求，写作正是她寄托内心情感的途径。她通过文字记录着新家园的建设，体悟着新生活的馈赠，无论欢喜或悲伤、艰辛或收获，都被她诉诸笔端。她深知读书与知识对人的改变，因而特别看重教育，有3个女儿都考上了大学。2024年，杨彩虹自费出版了诗集《一袭红》，印刷出来赠送给自己乡邻。“比起买金银首饰，我宁愿花钱出书，这是我为自己留下的生命印记。”

“勇敢的人支配环境，懦弱的人受环境支配。”在丁燕的日记中，写着这样一句话。她有很多个日记本，有硬壳的、塑料皮的、用稿纸钉在一起的，甚至还有直接写在煤矿货物发运单上的，蓝色的钢笔墨水洇透了纸张。以前家里只有煤油灯，丁燕把想说的话都写在记账单背面，那是她最早的文学痕迹。这样积攒了一麻袋，却被母亲当作废品一把火烧掉了。大家都为她感到惋惜，但她觉得，“有啥关系呢，反正还会一直写的。”

2002年，丁燕迁居至红寺堡，生活好了起来。她却依旧闲不住，下地干农活，上房搞土建，外出务工还操持着家里家外。她乐于观察，喜欢和不同年纪的人聊天，从日常闲谈中挖掘文学素材。2024年1月，丁燕到北京参加鲁迅文学院研修班，对文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：“以前都是平铺直叙，现在知道了如何建立结构、塑造人物，如何将生活提炼成艺术。”她关注乡村女性生存，关注留守儿童，也关注时代发展下的社会变化，她把西海固的乡土人情都装进文学作品中，一直为农民的身份而倍感骄傲。

患有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的彭阳县诗人魏金柱出生于1991年，病痛让他经历了比常人更多的苦难。2017年，他和家人因为多方面原因，选择走进彭阳县福利中心这个“避难所”。在师友的帮助下，魏金柱不断读诗、写诗。他逐渐醒悟：真正的诗是虔诚的聆听，给人精神上的关爱，让人们懂得热爱生活，呵护生命，回馈生命。于是，他写下了诗作《光明花》，其中有一句：“今时我认定/诗歌是我最美丽的倾诉/是生长在我心里的光明花”。魏金柱说，是诗歌让他走出自己的天地，看到更为辽阔的世界。

西吉县的王对平患有小儿麻痹症，日常行动颇为不便。她的文学梦想起源于初中，那时她作文写得不错，总被老师表扬，心里悄悄埋下了一个作家梦。2014年，王对平拥有了第一部智能手机，她无意中发现有不少人在QQ空间里写东西，于是也学着写，记录生活中的喜怒哀乐。2016年，她在QQ空间看到另一位农民作家康鹏飞发表作品的消息，在丈夫的鼓励下，她添加了康鹏飞的QQ，并通过他结识了樊文举、单小花等其他作家。2017年，王对平开始学着写小说，家里没有富裕的纸张，她就在孩子用完的旧本子背面写，手稿在床头垒起两大摞。

王对平热衷于从生活中寻找灵感与素材，在她看来，农村的天地广阔，素材也取之不尽，“一点点素材就可以被放大，素材很多，看你怎么运用”。文学让她学会笑对生活：“身体是父母给的，生活是自己过的，把苦难看得太重，苦难就被放大了。读的书多了，写的字多了，对苦难也就释怀了。”

“80后”薛玉玉对小说这一文体有着近乎偏执的热爱，在学校的阅读经验让她爱上了小说，也萌生了创作的念头。从师范学校毕业以后，薛玉玉忙于生计，在西安的一家企业工作了十多年，生活还算有声有色，“但当我把这些东西像任务一样完成以后，好像也感觉不到什么快乐”。经过慎重的思考，她决定辞掉工作，回到老家专心写作，这段日子也成为她“最快乐的日子”。2021年，薛玉玉加入固原市作协，参加了作协组织的一次培训，那次有一些名刊名社的编辑前来讲课，薛玉玉感到自己脑子“轰”的一下：“原来小说还可以这么写！我来得太迟了。”后来她又参加了一期由宁夏文学艺术院举办的青年创作培训班，石舒清担任她的导师。石舒清教会了她读书和写作的方法，也经常给她的作品提出修改意见。以写短篇小说为主，是薛玉玉给自己选定的方向，“我喜欢那种很简洁、很干净的感觉，会让自己觉得舒服。我也不着急，慢慢写，这一辈子能写出一篇足够流传后世的作品，我就算没有白来”。

平头，肤色黝黑，肩膀宽厚，侯鹏飞略带羞涩地坐在摄像机面前，指甲缝还留有泥土的痕迹。他曾以种植为主业，兼营小卖部，几次高考失利后，他开始记录生活琐事——种番茄、抓麻雀，慢慢写出了感觉，便开始进行系统性的文学创作。侯鹏飞不善言辞，交谈中也总显局促，只有通过手机中十几个文件夹的散文和诗歌，方能感知到这个农家汉子细腻而汹涌的感情。对他来说，文学有着照亮生活的光芒，“我始终愿意写下美好的事物，来对抗现实的不顺或者压力”。对待作品，侯鹏飞不急不躁，经常反复调整结构和内容，小说《雀跃》甚至是在初稿写完后十余年来润色完成。如今侯鹏飞开始关注新时代农村政策的新变化，为文学创作积累素材，文学已成为与他的生活紧密相连的一部分。

……

坚韧地生活，执着地写作，这是西海固作家们的普遍精神

风貌。西海固的写作群体之庞大，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。他们或许没有那么多的写作技巧，不懂艰深的文学理论，但那些农事的疲惫、打工的艰辛、家庭生活中的鸡毛蒜皮，都被他们精准地捕捉，真切地加以描摹。生活经验与他们写作之间的关系是如此密切，而写作又让他们的精神变得丰盈而通透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的创作像一束光，照亮了更多人心中的文学种子，激励更多的人拿起笔，加入到写作的行列中来。

铺满大地的文学经脉

西海固作家群的发展壮大，既源于黄土高原深处涌动的创作激情，更倚仗着这片文学绿洲的精心培育。从《朔方》到《六盘山》，从乡村书屋到研究机构，每一方文学园地都如旱塬上的蓄水池，滋养着破土而出的文字新芽。正因为有无数默默支撑文学梦想的刊物和组织，有无数份对文字近乎执拗的热爱与坚守，西海固的作家们才能笔耕不辍，让文学的光芒穿透尘埃，照亮一方天地。

宁夏公开放行的3本文学期刊《朔方》《黄河文学》《六盘山》，与西海固文学有着深厚的渊源。这些刊物的编辑大多来自西海固，这就使得刊物对西海固作家群体有着天然的关注，常通过专刊或作品小辑为他们提供展示文学才华的平台。同时，这些刊物也是西海固作家迈向更广阔文学世界的重要阶梯。《六盘山》编辑部主任李敏记得很多来编辑部投稿的作者，他们甚至直接和编辑展开交流。编辑与作者面对面探讨稿件，给予他们鼓励，激发他们的创作热情。正是通过这些桥梁，一批批西海固作家逐渐被更多读者熟知。

西海固保持常态化出刊的文学内刊有20余种，覆盖22个区县。培养本地作者，但又不局限于当地作家作品，这是西海固地区文学内刊的普遍特点。《葫芦河》执行主编樊文举介绍说，《葫芦河》每期所刊发的作品，本土稿件和外来稿件的比例约为七比三。《葫芦河》编辑部还积极与外地区县联合举办创作交流会，相互刊发地域性文学作品小辑。通过这些举措，实现了县域文学发展“内循环”和“外循环”的贯通，让本土作者能够接触到更广阔的文学视野和创作理念。

基层文学阵地是西海固写作者踏上文学之路的重要基石，当看到自己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字时，写作者收获的是莫大的鼓励和巨大的信心。因此，编辑们对基层作家始终保持热忱与耐心。《中卫日报》副刊原编辑孙艳蓉在编辑工作中遇到过的难题是，稿子改得太花，“版面满纸飘红，美编很不乐意改”。她就对美编说：“作者写一篇文章不容易。我们改好发了，往小了说，他们看自己文章发表会高兴；往大了说，也许能改变他们的一生。”在《固原日报》副刊部编辑封晓看来，报纸副刊的作用就是当好西海固写作者的摇篮，像一块磁铁一样把这些文学新人和新生力量组织在一起，对他们进行培育和托举。他们的生命力很顽强，就像山坡上的芨芨草一样，只要给他们一点鼓励，他们就能铺满大地。

西海固各家刊物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。看到好的作者，编辑之间经常相互推荐。彭阳县作协主席刘天文编辑《彭阳文学》15年了，他的一个鲜明感受是，文章总可以改好，“只要文章里有一句话打动我，就不想放弃”。遇到佳作，他就积极向《朔方》《黄河文学》《固原日报》等报刊推荐。由此，文学内刊和公开发行报刊之间建立起了有效的联系通道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西海固的专业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之外，大多在作协组织担任一定职务，或承担着文学刊物的编辑工作，这为他们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提供了很好的条件。例如，郭文斌看到同村青年康鹏飞写的一些文字很不错，就建议他将之改为诗歌，后来顺利在《六盘山》上发表。固原市作协主席李兴民和李成山、李成东都是西吉县燕麦沟人。他看到这一对兄弟的诗稿后，帮忙推荐发表，并撰写评论。如今，李成山、李成东被当地媒体称为“燕麦沟诗歌兄弟”。

在西海固，“文学阵地”不仅代表着作品发表的平台，还包括凝聚写作者的各种场所与机制，这一概念通过书院、作家之家、文学工作室等独具特色的文学生活场域和文化空间得以生动展现。

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，文学社团、工作室和创作基地如同细密的网络，串联起西海固大地的文学脉络，将散落的创作星火汇聚成燎原之势。在固原市原州区，郭军锋组织起萧关文学社，社员最多时有300多人。西吉县先后投资2000多万元，以西吉文学馆为中心，辐射带动西吉“文学之家”、郭文斌工作室、木兰书院、“苍天一滴泪”文创基地等文学创作阵地的建设。其中，史静波创办的木兰书院较为活跃，每月举办一次文学公益讲座，每半年召开一次农民作家改稿会，每年为西海固作家公益承办10次作品研讨会。每年的寒暑假，周边乡村青少年特别是留守儿童涌来，参加作家见面会暨青少年成长讲堂；端午和中秋，农民作家们踊跃地登台分享、朗诵，成为端午诗会和农民作家诵读会的主角。作家马金莲提到，自己每次到木兰书院，几乎都能遇见当地农民作家。在固原市文联的带动下，多位农民作家的文学工作室在各地相继成立。依托工作室，作家们将周边的农民写作者组织起来，并在假期带领村里的孩子们进行阅读与写作。这些都是西海固浓郁文学氛围的生动缩影。

中国作协和宁夏各级文联、作协长期支持西海固作家群的发展。2011年10月，西吉县被中华文学基金会命名为中国第一个“文学之乡”；2016年5月，中国作协“文学照亮生活”全民公益大讲堂选择在西吉县启动；2017年7月，鲁迅文学院举办西海固作家研修班；2024年8月，中国作家“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”新时代文学实践点在西吉授牌；2025年5月底，中国作协、人民日报社、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在京举办“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学实践：西海固文学现象研讨”。宁夏作协在会员发展、作家培训、作品扶持、作品发表和研讨等方面，也积极扶持着西海固作家的成长。固原市文联启动了“百名西海固作家进农家联百户、百名西海固作家进校园牵千名文学少年”的新时代西海固文学“双百工程”，不断培育西海固文学新人。在各级单位的协同下，西海固文学工作的基础更加牢靠，形成了阵地稳固、工作活跃、直通基层的良好体系。

从“文学之乡”的命名到各类研修班、研讨会的举办，再到一系列扶持项目和政策的出台，中国作协和宁夏各级文联、作协的支持，江苏省作协、福建省文联多年来给予宁夏文学的热情帮助，为西海固文学发展注入了养分，让这片土地上的文学之花开得更加绚烂。这张细密的“文学之网”，让文学的根系越扎越深，文学的枝叶越来越繁茂。

文化强国建设的浩荡动能

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们很难想象，在黄土高原的褶皱



摄影：罗建森 王泓烨

里，文学有着何其独特的精神力量，连接起大地的厚重与天空的辽远，照亮西海固的过去与未来。在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的今天，我们不妨深入追问，从更广阔的维度去观测西海固文学的“变”与“不变”。

西海固文学最大的“变”，是在新大众文艺浪潮蓬勃兴起的背景下，越来越多的西海固人，从文学的接受者变为文学的创造者。

西海固的脱贫攻坚战规模空前，惠及人口众多，堪称“中国减贫奇迹”。昔日的六盘山，贫困的根须在龟裂的土地下，悄悄缠绕成解不开的结。如今，这片土地摆脱了贫困的帽子，迈向了乡村振兴的崭新征程。多样的农作物、丰富的新产业，夯实了人民生活的底气。在这一历史巨变中，每一个西海固人都参与了创作者，经历者，有着丰富的经验和真切的情感。当农民在田间地头写下第一行诗，当打工者在劳动中构思小说情节，西海固文学便具有了最质朴的蕴涵——它不是悬浮于生活之上的自我独白，而是深深扎根于泥土的生存智慧。这片大地充满故事，每个认真生活的人都是潜在的“讲故事的人”。

在教育全面普及和网络日益发达的背景下，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了文学表达的能力。有一些写作者，即使受教育水平不高，也积极通过报刊、图书、网络不断学习“充电”。西吉县作家杨秀琴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。2008年，为勉励孩子考上高中，杨秀琴和孩子约定，如果孩子能考上高中，她就努力发表自己的小说。她只有小学学历，为了能够自如地写作，就加倍努力地去阅读和学习。她的大姐夫是邮递员，每次只要有杂志、报纸，凡她能拿到手，就会全部读完，哪怕是广告。为了多认识些字，她把两本字典都翻烂了，还通过写对联来提高用字造词能力，最终得偿所愿。

在西海固，写作者们借助便利的学习条件迅速地成长起来，真正成为新大众文艺的创造者。这种变化，得益于新媒介的赋能。今天的西海固文学早已突破了纸笔的边界，多媒介的创作实践让文字拥有了更鲜活的生命力。从泾源县黑眼湾移民到红寺堡区玉池村的马慧娟，用手机记录生活随感，损坏了多部手机，创作出近100万字的作品，成为远近闻名的“拇指作家”。很多作家都办起了微信公众号，比如“西吉万象”“六盘山诗文”“茹河诗潮”等。一些写作者通过微信视频号朗读自己的作品，展示自己的故事。这些自媒体平台成为许多西海固写作者的梦想起步之地。他们的故事顺着网络的藤蔓四处生长，那些田间地头的随感、工作之余的思索，通过手指的敲击变成铅字，再经过社交媒体传遍四方。从原始的书写载体到数字化的传播渠道，媒介的变迁从未改变文字的温度，反而让文学的根系更深地扎进生活的土壤。

西海固文学也有其“不变”之处，那就是作家始终关注现实，文学与时代、生活始终紧密相连。

西海固文学的生命力，源于作家们对现实的执着凝视、对时代的深度描绘。西海固作家始终扎根大地，在写作中回应时代的关键议题。很多作家的书写主题和风格有了变化，比如从回忆过往到记录现实，从描写生活苦难到书写时代巨变，从低沉悲壮到充满乐观的表达，但这些变化中都蕴含着“文学写作始终关注时代”的特质。如今，作家们走进移民新村、产业基地，记录“挪穷窝”“建新业”的过程，展现出文学在新媒介语境下的新生。

退耕还林、封草禁牧、封山育林、人工造林、飞播造林，让西海固山头的绿意越来越浓。这是西海固山乡巨变的重要表征。这样的题材，在西海固作家笔下也得到了生动的记录。泾源县的白莹是一位在一一线工作了30年的林业工人，主要的工作就是育苗、种树、护林。她和同事两个人一组，每人背着400

棵树上山，然后一起挖800个坑，种800棵树。工作很辛苦，但白莹慢慢地体会到一些乐趣，比如偶遇美丽的花，碰见奇特的动物，看到亲手种下的树逐渐葱茏。她用笔记下这真切的苦与乐，书写伴着这草木葱茏而来的无限希望。2024年，她的长篇生态散文《苍山印记》入选宁夏重大文学题材创作扶持项目。退休后的她，有时还会继续扛着锅灶和食物与护林员们一起上山，深入发掘写作的素材。

西海固作家对故土的深情从未改变。这种“不变”，是对土地的忠诚、对人民的关切、对时代的回应。它再一次证明，真正有力量的文学，永远不会悬浮于现实之上，而是与脚下的土地同呼吸，与身边的人群共命运。这种扎根现实、紧跟时代的特质，让西海固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版图中极为珍贵的一部分。当然，西海固作家对文学的热爱和赤诚也从未改变。在他们的房间里，总是堆满一摞摞书；在文学活动的现场，那些清澈而热烈的眼神让人难忘。当忙完日常的工作后，他们会迅速地拿起笔、打开手机，记录下那一闪而过的灵感。

这些“变”与“不变”，恰恰是文学传统在新时代背景下的生动体现。它既扎根于地域的文化基因，又随时代的脚步不断生长，最终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。

中国式现代化，关键是人的现代化；文化强国之“强”，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的思想境界、精神状态、文化修养上。在西海固，文学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精神养分。越来越多的人把文学当作生命在热爱，文学成为他们最纯粹、最朴素的需要。不少写作者都谈到，写作的初衷并非追逐名利，而是为了点亮自己或他人的心灵。文学在这里变成了一种精神“刚需”，这种源自生命本真的创作动力，这种从内心深处迸发出的灵感火花，恰是“人的现代化”进程中最为动人的文化自觉。

西海固作家通过写作，激发了自我的内在动力，也激活了以文学赋能乡村振兴的新可能。在西吉，木兰书院设置了“残疾人作家帮扶计划”和“农耕文学奖”，对作家们给予一定的奖励。在此基础上，鼓励作家们用笔记录家乡的发展新变，并在微信专栏上推出，同时请他们结合自身的经历和写作为周边村庄的孩子们作公益讲座。书院创办人史静波表示，在乡村，写作的人总体上是读书多的人，比一般村民有文化。应该设置一定的机制，让他们真正成为基层文化建设的推动者。

在西海固，文学就是生活，生活就是文学。它接通地脉，连通着大地上的广阔人群，涌动着生生不息的时代潮流。它生动地见证着，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，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。在这里，文学深刻改变了每个写作者的精神生活，让他们找到了精神生长的根基和力量，让他们在文字中建立起个体与脚下的土地、与时代、与社会、与无穷的远方的隐秘而有力的连接。而这正是文学内在的跨越时空的磅礴之力。在这里，贫困可以被改变，命运可以被书写，新的集体共识被重新确立。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并非历史的旁观者，而是自身故事的主角。这片曾经贫瘠的土地，因为文学获得了被凝视和仰望的尊严。西海固文学的蓬勃发展，不仅意味着一方文化的繁荣兴盛，更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具有在地性的鲜活样本。

无论是清溪村文学村庄的建设，还是东莞素人写作群的涌现，抑或是西海固作家群的发展壮大，都呈现出新大众文艺的蓬勃生机，展示着新时代文学的生动图景。它们是中国大地上文学价值、文学意义的托举者，蕴藏着深厚宽阔的文化创造能量。生活的帷幕正在徐徐展开，精彩的故事正在不断上演，新的故事、新的辞章正在不断酝酿。一个个扎根大地的写作者，一段段饱含真情的文字，正凝聚起文化强国建设的浩荡动能。